

市场体制的秘密

THE
MARKET
SYSTEM

[美]C·E·林德布鲁姆

Charles E. Lindblom

江苏人民出版社

F014·36
1

主编 吴 源
策划 余江涛

市场体制的秘密

THE
MARKET
SYSTEM

[美]C·E·林德布鲁姆
Charles E. Lindblom

耿修林 译
0016·054



石化 S1620543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市场体制的秘密/(美)C·E·林德布鲁姆著;耿修林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ISBN 7—214—03083—7

I . 市... II . ①林... ②耿... III . 市场经济—经济体制—研究 IV . F0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0617 号

书 名 市场体制的秘密
著 者 C·E·林德布鲁姆
责任编辑 蒋卫国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pph.com>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徐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5 插页 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083—7/F·675
定 价 14.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市场体制的优势	1
第一部分 市场体制的功能	
第二章 社会协调	17
第三章 市场体制协调	30
第四章 肉中的骨头	45
第五章 企业与公司	53
第六章 最大范围	73
第七章 选择的范围	85
第二部分 市场体制的利用	
第八章 等价交换	97
第九章 寻求什么样的效率	108
第十章 市场体制的效率	122
第十一章 无效率	128
第十二章 太少太迟	145
第十三章 自由之见	155
第十四章 个性与文化	167

第十五章	取信于民	183
第十六章	民主的必要条件	195
第十七章	民主的企业障碍	203

第三部分 何去何从

第十八章	市场体制的选择	219
第十九章	其他出路	229

第一章 市场体制的优势

我们处在社会的巨大变化中,正从 20 世纪迈向 21 世纪,那么就以这样的背景,作为本书的开场白吧。

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经历了一种未曾料及的变革,奉行共产主义的社会正在放弃经济管理中的中央计划的做法,并试图建立市场体系。中国已经将工业从政府规定指标和定额的体制下解放了出来,基本上废除了政府的指令,允许农民为利润而生产和销售。由于缺乏活力,俄罗斯顺应潮流,设法在柏林墙和处于崩溃边缘的经济中作出艰难的选择。

在此以前,西方世界就已惊奇地发现,西欧民主社会主义者在意识形态上放弃了对市场体制传统的敌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不再急于废除它,相反地,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社会党赞成一种新型的市场体制,即国营而非私营企业。可是,时间不长,他们便开始求助于广为熟知的资本主义私营公司,以通过收入再分配和福利国家的社会方案,寻求实现他们的社会主义抱负。此后,像今天的英国工党,尽管他们不提国营企业,但却经常谈论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对于“第三条道路”,到目前为止仍没有人给出合适的定义,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它都包含着市场体制的成分。

与此同时,非社会主义者,包括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已重新开始对市场体制发生兴趣,他们坚决抵制政府对企业的管制

以及社会福利计划。这一实质性变化的产生,大部分是由于他们注意到了政府的种种败行,如官僚主义的漠不关心、过度的党派偏见。然而更重要的,也是由于对市场体制取向有促进作用的许多情况的出现,如欧洲共同市场的运作、全球化、“新经济”带来的各种机会等。

尽管出现了这些巨大的变化,但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也许并不彻底。前苏联中的一些国家,或者更明确地说就是俄罗斯,由于不能继续忍受转变的苦痛,还有可能会回到旧的道路上去。许多俄罗斯人抱怨,他们现在这种处于“胚胎状”的市场体制,简直就是盗匪的孪生姐妹,所谓的过渡体制,其实就是巧取豪夺。今天的俄罗斯确实暴露了市场体制某些坏的方面,事情的最终结果究竟如何,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跨入新世纪了,我们应该怎样开始呢?诸如此类的巨大变化和断裂,需要有一本书来认识市场体制。长久以来,人们能在不理解市场体制的情况下研究经济学。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对市场机制无所认知。即使我的老师们了解它,他们也不会自找麻烦去向我们解释它的结构,老师告诉我的只是树木而不是森林,他们会教给我们通货膨胀、垄断和国际贸易的知识。由于种种原因,老师们不会告诉我们如同市场体制那样的社会组织结构。你或许能够看到一幅画中所有有趣的细节,可是当你仔细观察一下,你会突然发现一张面孔或其他隐藏在细节背后的物体,因此,我认为,细节可能很丰富,但若干年之后我可能会找不到面孔。

一个半世纪以来,许许多多的团体总是会陷进对市场体制令人不安的争论中,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在平静和透明的环境里思考这些问题。市场理论家们已经认识到了对计划经济体制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他们可以从意识形态的樊篱中挣脱出来,凭理性而随心所欲地讨论市场及其有关问题。社会主义理论家们也认识

到,停留在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上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正视创造的复杂性。

即使如此,仍不能轻易而直接地思考市场。由于市场令人眼花缭乱的恩惠,在一定程度上使其缺陷被掩盖了,因此,主流经济学家不可能不犯错误。另一方面,许多批评家带着燃烧着的非难来理解市场的优势,即使在学术味很浓的讨论中,沉默的固执也经常存在着。关于市场体制,人们没有发现经济学家之间理智的交流,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极力推崇它,可是像社会哲学家J·哈贝马斯这类历史、文学、哲学方面的学者,常常从自由、合理和道德方面评判市场的后果。

对市场体制是怎样发生作用的迷幻般的观念,使得人们对市场体制的认识经常受到阻碍。二百多年以前,亚当·斯密曾形象地指出,市场的活力来自于一只“无形的手”的操纵。社会发展到今天,要想对这个问题作出全面的解释,我们认为除了“无形的手”之外,还要考虑到许多“有形之手”。

一、什么是市场体制

首先,需要对市场体制和市场进行区分。尽管不是所有的社会都拥有市场体制,但现在的社会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利用着市场。不论是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还是在过去的苏联,只要你沿着街道边走一走,便会看到理发、自行车修理和居民消费品市场。如果你是一个善于观察的参观者,你还会发现一些原料和机器市场(可能是黑市交易,谈不上什么合法不合法)。无论何时,当他人给你提供劳务,比如唱了一首歌、挖了一锹煤,你都要给他报酬,诸如此类的交换活动就构成了市场。然而,即使在毛泽东时代和过去的苏联,这样的交换也司空见惯,但这些国家那时并没有市场体制,因

为市场体制只存在于通过市场实现增殖，并且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将人与人相互联结在一起的场合。一箱零部件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变成一台计算机，除非它们被用某种特殊的方法装配起来。所以，各种各样市场的存在不会自动产生市场体制，除非它们在一种特殊的方式下被使用着，尤其是在组织或协调社会中成千上万的活动的时候。

市场体制对社会活动的组织或协调，不是通过政府计划，而是通过买卖双方的相互交换来实现的。建立市场体制，单凭人与人之间的买卖活动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不通过中央机构实现采购和销售，从而达到社会的协调。据此，我们可以对市场体制进行定义，至少就我们在这里的意图来说，是绰绰有余的了。所谓市场体制，就是不通过中央指令而凭借交易方式中的相互作用，以对人的行为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协调的一种制度。

为了使我们对市场体制的认识更加明确，把市场体制与小规模的家庭组织方式进行比较可能有所帮助。在非市场的家务活动中，父辈或其他当事人协调着家庭成员的活动，以满足生活的需要和享受，不论他们需要什么或想要什么，家庭成员都可以被组织起来自给自足，照看孩子的、处理家务的和耕地的，都可以得到井然有序的安排。有时候家庭也可能要求来自家庭以外的一些援助，比如：结婚仪式上需要奏乐的人，或者家庭自己不能生产的某种日用品，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可能还不会见到。当千千万万的家庭开始为出售而不是为自己的家庭使用进行生产的时候，市场体制便现出端倪了，换句话说，当各个家庭大量地为远方的家庭进行生产的时候，市场体制就应运而生了。因此，当大规模的、分散的社会协调需要出现时，市场体制便开始粉墨登场了。

市场体制没有从根本上取代自给自足，家庭仍然是现代市场体制的基石，它继续担当着小孩养育、食物自备以及家庭生计维持

的功能。那么,市场体制的出现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呢?最典型的是家庭会分配一两个家庭成员甚至更多的家庭成员,专门从事与出售目的有关的生产,这些分化出来的人可能做着鞋子修补、鞋子缝制等活儿,这样,家庭就能够获得它自身无力生产的其他物品和需要的帮助。

一个家庭尚且如此,那么一个社会要想得到协调,在广泛的社会生活过程中,所有的参与者同样也需要根据社会需要被分配给各种各样的任务。工具和机器应制造出来,分配给那些使用它们的人,农民除了养活自己外,还要为从事工业生产的人提供粮食。假如这一切都能通过中央指令得到安排倒也罢了,然而历史事实证明它行不通,一切都要取决于买卖双方的意愿。

劳动力市场、农产品市场、由工业部门提供给消费者的货物和服务市场,是我们大多数人比较熟悉的三种类型的市场。由生产者提供给生产者的半成品货物和服务市场——比如计算机集成电路块就是半成品货物,购买它的企业可以用来装配计算机——以及资本市场,特别是借贷、保险和其他投资市场,这两类市场不很明显,但也是市场体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这两类市场中,主要的参与者不再是普通的人,而是企业、企业家和金融机构。

超出家庭范围,为货物和服务的出售目的进行生产的市场体制协调的出现,它所走过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也是十分缓慢的,直到1800年左右,英格兰才出现了市场体制(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可能更早一点),随后才是西欧、北美。

可是,将人从家庭圈子里带出来投入到广阔协作中去的意识,比市场体制要早得多。对此,通常的程式化解释就是中央协调。古埃及的统治者们将劳动力从每个家庭中驱赶出来,迫使他们兴修水利工程、保卫王国、建造庙宇和构筑金字塔。尽管王室对大批劳动力的协调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逐渐衰落了,但社会范围内的

中央协调的观念并没有消失，在将近三千多年之后它仍然存在着。19世纪中叶，为了追求共产主义的理想，一些社会主义者试图通过中央指令组织社会生活。这些人最大的抱负就是要消除货币、价格和市场，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东西是合理的充满人情味的社会组织存在的障碍。直到现在，一些具有乌托邦思想的人，仍然在追求着这样的理想。

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出于对市场体制的反抗，中央计划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出现了。中央计划的目的，是要把通过货币和价格进行交换的结构，转换到中央协调体制。在俄国十月革命后，新计划者们在俄罗斯获得了政权，此后就是中国，以及其他模仿他们做法的一些小国。他们不是20世纪的法老，但却是物质产品计划的拥护者，他们是善于调整的计划者，使用货币、价格乃至利用市场（不是指完全的市场机制），并把它们作为中央控制的工具。当然，正是这样的机制，激起了20世纪计划体制对市场体制的巨大挑战。

二、市场体制的重要性

同政府功能一样，市场体制是控制与协调人的行为的一种方法。假如你招呼一组园艺工人去锄草，尽管你不是政府，但你已经在实施控制了，使得这些人能与你很好地配合起来。他们一边翻着土，一边去除杂草，无须胁迫、强制或命令，你就能使他们按照你的意图来做，只要付给他们报酬就行了。当几百个工人每天早上8点准时到达工厂大门口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受到哪个政府机构的命令，工人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受到工资承诺的牵制。

外表上混乱的买卖活动所完成的一切，是否真的比控制和社

会协调还意味深长呢？人们可能看到了政府完成的对整个社会的某些协调，可是，要看出市场体制的协调作用就不那么简单了。有人认为，人要么由政府来协调，要么任由他做他自己想做的。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是一个巨大的错觉。在市场体制下，人并不能自行其事，他们被捆绑在一起，通过市场的内在作用而向这边转或向那边转。假如让他们自行其事，他们将不可能取得令人感到吃惊的具有市场体制特征的生产业绩。市场参与者似乎可以作出自觉自愿的选择，但这与他们始终受到购买和销售的制约并不矛盾。

无论如何，市场体制决不是亚当·斯密所说的放任自由，同时它也不是那种依赖于小政府的市场机制。在我们这个时代，市场体制是带有被管制性质的，或者就像旧式自由市场人所诋毁的那样，它是受到“干涉”的。在这个体制中，政府是最大的买主，它常常有个长长的购货清单，购买的东西包括：军队、高速公路和官僚、警察服务，与此同时，它又是一个巨大的供应商。尽管政府提供了许多力所能及的服务，比如初等义务教育，但它通常是在分发产品而不是出售。除了让供给与需求自行定价外，政府经常会做这些事情：维护农产品价格，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或者控制农产品价格，以减轻城市贫困居民的困难。政府会禁止某些买卖，比如现在在许多国家就明令禁止奴隶交易。税收是政府赖以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政府通过税收可以控制某些行业的生产，比如烟草。政府是一个大宗的举债者，同时，它时常也是一个巨大的放贷者。政府在国外以国家形象进行促销，可以帮助本国企业扩大海外市场。政府掌管的庞大基金和实施的社会福利计划，可以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另外，政府通过对银行的控制和采取的财政政策，表明它还是货币和信贷积极的管理者。

为了保持市场体制的繁荣，上述政府行为是十分必要的。有些政府行为可能是有帮助的，但另一些可能会造成浪费。当然，还

有一些政府行为除了打劫公民的钱财,其他的什么都不是。无论怎样评价,有一条似乎可以肯定,这就是政府行为是市场体制发挥作用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对我们人类社会而言,买卖活动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但市场体制就不同了。与人类历史相比,市场体制只是在近代才出现的,公司法的复杂条款不是天生的,股份所有制也不是集体要价的仪式。市场体制不像其他东西,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上帝的恩赐。今天的市场体制与 50 年前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同样它也会与未来的市场体制存在着差距。

我们可以设想这样的市场体制,其中所有的企业,或者所有的大型企业,它们都是国营的。尽管如此,这些企业仍然是生产商品的企业,因为企业生产出来的商品和投入的原料都要经过市场进行买卖,而不是政府指令全部能办得到的。我们也可以想像另一种情形的市场体制,在那里,所有的企业都为消费者所有,或者所有权和经营权都归雇员所有,这样的市场体制,属于合作社性质的市场体制。在现实中,这两类市场体制都不存在,现在主流形式的市场体制,按照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资本主义,也就是经常被称做私营企业的体制。这种市场体制才是我们所极为关心的,后面将主要讨论它,但也不排斥其他类型的市场体制,包括令人比较感兴趣的市场——有政府参与的混合型的市场体制。

今天,市场体制运动,与近年来剧烈发生着的由集权向民主转变的运动相互交织在一起。前苏联在追求这两种运动的过程中,算是彻底地毁灭了。许多实行市场体制的国家,并没有尝试民主,比如墨西哥,或现在才勉强推进民主化进程。如果你赞成市场体制运动必然会导致民主化,那么至少可以说你是不成熟的,有可能还会弄得大错特错。在虚假的民主社会里,市场怀疑论者常常担心市场体制最终会导致民主化,其中也包括:大公司会行使着与民

主不一致的权力,跨国公司威胁着小国政府。总而言之,我们能够从直接的事实中开始,但困难的是怎样才能澄清市场与政府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我们还需要知道什么

市场鼓吹者认为,西方国家的经历不容置疑地表明了市场体制能够创造更大的社会财富,并且还断言,市场体制也能给人身自由提供更多的保障。由此,这些人认为,市场的成功使得那些陈腐的、老掉牙的对市场的种种攻击不攻自破。所以,他们认为,我们现在应该全面地认识市场体制。这些人相信,我们需要经济学家对市场体制进行专门研究,以保持它能健康地发展,除此以外,我们要充分地认识市场体制的“生理”和基本的“解剖”结构。

然而,技术和工业化比市场体制更能带来社会财富,似乎更可信一些。难道实行市场体制的国家不践踏民主,市场体制就能得到加强?或者,我们应该承认许多国家的政府一直遭受着哪些地方应放弃市场机制的困扰?绝大多数商品社会,由于面临着将市场体制与福利国家结合起来的任务,似乎也麻烦不断。市场调节能否保护环境,这是不能十分肯定的事。在某些商品社会,遇到的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是,市场化就业是否对所有体格健全的成年人都有好处呢?与高技术联合在一起的市场,现在是不是使熟练程度低的工人成了多余的人呢?此类问题的解决,只有靠专业化的、熟练程度高的经济学医生。它们是自由与公平的问题,是个人主义与公有制的问题,同时也是比较具体的问题,就像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一样。假如谁希望从诸如此类的问题中作出明智的选择,那么他就必须对市场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或者更准确地说,人在市场体制中能够和不能够做出什么选择有一个更好的

认识。比如,假设市场体制确实是收入无保障或极端不平等的无法医治的根源,那么可以用税收和福利政策通过收入再分配进行适度的调节。

尽管对市场体制赞同的共识不断增加,然而在这些赞成市场体制的成千上万的人当中,不排斥有误入歧途的。这些共识的存在构成了某种政治氛围,但毕竟不是科学上的证实。我们不能无视许多有根有据的反对者的声音,这些人认为,无论什么人,只要他不囿于偏见,都应该看到市场体制已经使我们走上了毁灭的道路。他们的理由是:(1)市场体制耗竭了世界资源,随着全球气候变得越来越暖,人类生存的环境面临着可怕的灾难。(2)市场体制带来的大量的农民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已经造成了对身体健康有害的城市环境。不过,这些人可能也看到了市场体制结束了残酷的、极端的贫困。这部分人认为,市场体制的这些弊端将会导致新型的市场化社会。替代市场体制的东西可能会使事情变得更糟糕,这不是看不到市场体制给它的参与者可能带来的东西的充分理由。

所有这样的看法,也包括其他赞成和反对市场体制的主张,都不能说明显是错的或者明显是对的。市场体制具有像它的赞成者相信的那种效率吗?看看它的巨大产出就能找到答案。市场体制不具有效率吗?从贫困和不充分的医疗保障中也能找到验证。商品社会破坏了环境?耗竭了能源?可能是这样的,但其他不实行商品生产的社会也是这样的呀,我们切不可弄错原因。市场体制使个性和文化堕落了吗?关于这一点,我们作为证据考虑的是,追求金钱的人是否会排斥其他价值观呢?或者科学、教育和艺术在商品社会能否得到繁荣呢?市场体制是民主的催化剂还是敌人?我们称做民主的东西在商品社会之外根本不存在,从政治学的角度看,金钱或货币的影响,使我们产生了一种怀疑,即无论什么样

的社会,都不是十分民主的。

在关于市场体制争论的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中心问题是:商品社会中,市场体制究竟做了什么?带来的成就和毛病都是什么?对正在构建市场体制的国家它能带来同样的结果吗?它对未来有什么影响?对各种不同的市场体制我们应该如何思考?一句话,市场体制已经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条件?我们现在能够采用什么条件?

现在我们谈论未来,常常会用到一些新的词汇,比如信息革命、光子学、细胞中枢网络、全球化等。这些词汇表明,世界已经进入一个技术多元化的时代。从表面上看,信息似乎已成为基础性资源,部分取代了劳动、土地和资本这些传统的生产三要素。信息或知识这些具有高度流动性的新资源,是怎样在一国和全球范围内组织和协调起来的呢?我想恐怕没有人建议去使用各个国家的中央机构吧,我也从来没有听到多少声音,主张成立一个世界政府以协调信息、知识和新技术。然而,我的确听到了这些议论:新的力量将“开辟出更为广阔的新市场”,市场“正在全球范围内铺开”,“信息技术正在加快商品社会的变革速度”。姑且不论好坏,所有这一切使我们有坚定的理由,可以把市场体制理解为最大的全球化者,作为主要的制度性工具,市场体制将单个民族国家的自治彻底切开了,促进了劳动和资本在地球表面的各个角落永不停息地流动。

关于市场体制的争论,是个无休无止的话题,对此,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去确立与它有关的一些关键性的事实。无论是从粗略方面看,还是从细微方面看,市场体制协调人的行为或活动,都超过其他任何一个体制、制度和社会进程,只不过它比较粗糙,有时还带有一点残酷性而已。它既是人身自由的盟友,又是人身自由的敌人。说它是盟友,是因为它为每一个当事人开辟了更大范围

的选择机会；说它是敌人，是因为它关闭了一个自由的人可能在其他方面所能作出的重要选择。市场体制一方面摒弃了过去的许多不平等现象，但另一方面又带来了它本身不能解决的不平等。通过市场体制，能够获得额外的效率，这是因为市场体制允许它的参与者在精打细算后作出选择。话分两头讲，市场体制也会造成严重的无效率，原因就是它闭合了选择。在历史上，市场体制支持了民主，须知没有商品社会，根本不会有民主存在，但市场体制也破坏了民主国家某些重要的民主特征。市场体制还是民主的竞争者，这是因为市场体制和民主都允许对政府和企业精英实行大规模的控制。市场体制适用的范围比我们的想像要广阔得多，它能够做比我们想像的更多的事情，但有点自相矛盾意味的是，它不能在处处与它打成一片的场合中运转。我们还能找到根据，从而证明没有任何一个市场体制能一如既往地得到政府很好的支持。

这本书中，有没有一个中心的或贯穿始终的主题呢？套用一句俗语，信则有之，不信则无。大家都讨论的话题，可能不是我在这儿想说的，我不会劝说你去赞美市场体制，也不会说服你去诋毁市场体制，一切取决于你个人的思考。我不去介绍历史上关于市场体制的各种各样的论点。因为随着市场体制的胜利，它们的生命力已经走到尽头了。我要讨论的主题是，在未来的社会里，究竟应该把市场体系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

是什么样的动机促使我撰写这本书的呢？告诉你，是一种欲望，它始终在召唤着我去考虑作为一种特别的社会过程的市场体制，这就如同是怀着一种惊奇甚或敬畏的心情，去检查特别复杂的机器或生物有机体一样。市场体制对我们来说总体上并不陌生，但即使是经济学家也不完全理解它。作为一个经济学工作者，我